

EP6 - Dawit_Justin Chu_Emily (Part 1)

Emily：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們的節目不為人知的香港故事，來自邊緣的多媒體敘事，在我們的節目裡面，你會聽到生活在香港，不同的人的故事，從本地華裔人士到非華裔的本地人，以及被邊緣化的成員，我們很希望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可以一起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我是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語文文學系的Emily，今天我們播客的嘉賓是Dawit，青少年及教育工作者，主要服務範疇為社會及環境正義，另一位是香港大學哲學碩士生，Justin，他同時是一位性教育工作者。

Justin：你好我是Justin，現時就讀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除了我的研究項目是關於性，人身性侵權行為，不雅之外，我亦是註冊慈善團體糖不甩的性教育工作者，主要提供性教育工作予青少年，我的技術頭銜為公共活動及教育策劃，主要舉辦公共教育活動予16-27歲女性，此計劃為期一年的網上課程，同時亦會舉行實體活動，瑜珈、身體探索，類似活動，就會線上進行。另一邊亦專注於移民家庭傭工的性健康，所以我們和一些NGO合作，例如融幼社(Pathfinders)，消除移工及家庭傭工群體對性的禁忌，我們亦即將會有一個播客節目，以教育移工及家庭傭工的性健康及打破她們對性的偏見及移除性禁忌。簡單點來說，我就是性教育工作者，所以工作都是同性相關，希望以有趣方式展現我的工作。

Emily：非常有趣，亦是非常豐富的經歷，想問清楚一點，你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對嗎？

Justin：對的。

Emily：很好，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那麼Dawit請你介紹一下自己。

Dawit：首先，感謝你邀請我們來到你的節目，我來自東非的厄利垂亞，在那邊出世、長大，亦工作過一段長時間，我也在很多不同非洲國家工作生活過，在我來港修讀教育碩士前，我已經去過八個非洲國家了。大學畢業後，開始了我的教育職業生涯，我有很多不同的行業工作經驗，主要為醫療器材生產，但一直都對教育有抱負熱誠，所以來到香港修讀教育碩士，在讀書同時我亦都開始工作，亦與香港非洲中心(Africa Center Hong Kong)建立了連繫，在2020年終於有自己的會址。香港非洲中心的宗旨是重塑大眾對黑人的印象，對黑人的權利意識，與香港不同群體建立溝通的橋樑，當時是2020年，我尚在香港大學讀書，認識了Innocent，他就是香港非洲中心的創辦人，他創立了香港非洲中心，主要的工作就是重塑大眾對黑人的想法，教育港人黑人的權利及意識，建立與香港各群體的溝通橋樑，以上都是我很有共鳴的，所以我亦開始參與創作及設計不同的教育活動，主要宣揚及介紹非洲文化黑人歷史，當初我們發現到香港人對黑人文化歷史的意識非常薄弱，像我這樣的教育工作者，我在研究過程中了解及對比香港及不同國家的教育制度，才發現香港很多人對非洲沒有太多的認識，甚至對黑人歷史一無所知，有見及此，我立即支持，然後加入非洲中心，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另外，我亦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服務學習部門工作。

Emily：我也是在非洲中心認識你的，對於不知道Innocent是誰的觀眾，他其實亦都是其中一位受訪者，影片尚存在YouTube，可以隨時觀看，如果有興趣不妨聽聽。回到今天主題，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想討論的就是

教育，教育對於香港對全世界都極為重要，而你兩位都是教育工作者，所以我想了解亦很好奇是什麼讓你們踏上教育生涯呢，教育和你的工作主題又怎麼融合呢，首先，想問的是，你們為什麼會有興趣做教育工作？

Justin：那就要說當我讀副學士的時候了，那時因為我第一次有機會研究性別及性向這些議題，我亦發現文化研究可以賺錢，我沒有開玩笑，我中學的時候是挺守舊的，當時知道我其中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在中二時失身，我下巴都快要跌下來，我覺得不是吧，太可怕了。當我由中學去到副學士的時候是修讀媒體文化研究，然後發掘到不同理論，Judith Butler等，然後我亦開始慢慢閱讀不同的學術研究，掌握我對性研究的理解，研究方法及理論，當以人類學的方式進行研究，之後發現我有呼召覺得需要教育其他小朋友，他們或許像我以前，或許現時迷失在了解性的路途上，青少年對自己的性別及性向有所好奇，也是正正因為這些好奇，很容易讓他們在情感之中被控制，在這方面我亦有研究，會將不同的理論融入我的課堂，以教導中學生，而我做教育的一大原因就是我很喜歡和別人交流，很想改變社會的守舊過時思想，自1997年起性教育工作守則就從未被更新過，而我想做的，就是不再成為一個旁觀者，親自去教育香港現時的狀況及LGBT群體的真實人生，還是一些離譜的行為，例如性向歧視，都是源於無知，因為在學術入面，也是我其中一個研究部分，就是比較無知學，研究因為文化所引起的無知，而我的教育理念就是要填補性教育的空缺，及移除性的污名，歧視等等。

Emily：聽起來非常—

Justin：廣泛。

Emily：剛剛是一個挺完整的匯報，同時我感受到一種呼召，就是你現在做的事情是你本身一種呼召，你有這樣的同理心，有批判思考及站在別人角度思考的能力，以了解究竟要為學生準備什麼，那麼Dawit，以上是不是你在來香港之前就有感受到，還是在香港後才感受到的呢？

Dawit：對我來說，我也有以上感受，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到不同國家旅遊，亦都因為旅遊我開始對教育再次燃點我的熱誠，之後才想到來香港修讀碩士，是因為我單純的很喜歡與不同的人、在不同時空與不同的人交談，其實在交談過程當中亦了解到很多人對自己、對地球、對自己的現狀不滿，去到哪裏大家都想要改變，我認為教育就是改變其中一個最好的方式，因為收入不平等是非常明顯，很多國家很多社會都是非常之大差異，所以導致有歧視，亦有很多被邊緣化的人口，例如因為黑人歷史及奴役、殖民，種族歧視依然在不同國家存在，我們的地球狀況非常差，我們也嚴重破壞生態，所以，感覺沒有一件事在正軌上，尤其我們來自發展中的國家。你可以清楚看到教育就是其中方法模式去改變人心、改變人生。當然有人會抗拒改變，所以深入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被殖民過的就要將思想去殖民化，所以我們為什麼宣揚黑人權利意識呢？就是因為我們需要理解的事情很多，曾經有人告訴我，我做的事情都不是正確的，也都需要我們去重新學習，對於有膚色人種的負面評價、負面想像，有必要消除，而教育就是重要角色作出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走上教育生涯。

Emily：你剛剛說的，令我回想起很多聯合國持續發展目標，我覺得，亦都相信，有很多人正在朝向這些目標進發努力，很多非牟利機構證及政府正在努力，但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人的思想，就只有教育了，我相信你們兩個都會認同，尤其關於思想去殖民化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會英語，就會懂英國帝國主義，今日的討論就不談這些了，但剛剛從你們的分享中，就是很多我們的對話當中比較有趣的事，你們兩位都立志要解開或者消除過去思想上不正確的事情，我相信是一個很不容易的過程，因為我可以理解到有多困難，同時，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人，有很多事情我都很想重新學習，重新教育自己、重新吸收新資訊、新學識，但這不太可能，所以我好奇的是，香港是個講求三文兩語，甚至多語言的城市，語言其實是會令人注意的事情，尤其你們兩個都懂不同的語言，我很好奇你們會用什麼語言去教育呢？又有沒有什麼優先想教的團體或者學生呢？

Justin：是的，早幾個星期我才剛剛上了我第一課用普通話進行的性教育課程，當時我想用全英語去上課，因為該學校是一間國際學校，而有些學生並不是在香港出生長大，亦在國際學校環境中的時間比較短，因為很多是由中國內地來到香港，所以他們很多都不懂英文，要用英文教關於性及性向的知識很難，所以我決定將整個課程用中文，重新學習用普通話去學人體解剖，疾病等等，都是挺良好的體驗。

Emily：我相信你在性教育課堂常用的字詞是非常專門的，而且未必是正式用語，對嗎？

Justin：對，所以很多時候我需要思考在普通話語言用法，因為是個書寫語言，所以轉換專有名詞的時候，其實相對還是比較容易的，但發音就是個問題，對於教育語言這個問題，糖不甩的主要面向是國際人口，所以我們主要以英文上課或者舉辦活動，我沒有太多用中文講解的，因為不想與守舊的或者不開明的老師接觸或者需要與他們進行對質，當我去國際學校舉辦活動時大部分，老師其實都是本地老師，進行課程的時候，我都會有機會用上廣東話，譬如女性的教育活動，如關於性歡愉的教育活動，我都會用廣東話，但在中小學，因為語言上限制，身體上的限制，很多的限制，我們無法做所有的事情，我們甚至會用YouTube上的兒童頻道作參考，就是一個叫Blue School的頻道，因為限制我們只可以將很多事情卡通化，在課堂上面我可能會叫小一小二的學生大聲說出自己的身體部位，譬如，陰莖、陰道等等，對於小朋友來說並不是問題，但問題是老師，老師反而會覺得尷尬，有些人認知中是這些字詞不能說出口，但透過我的課程，他們就會理解到這些都是人體部位，你在此課堂上有全部權利，可以無限制地使用語言，我亦會跟他們說，你敢問我就會敢回答，語言上我們或在課堂需要做點調整，相對沒有那麼直接，但教成人的話，我就會非常非常直接，因為成人就是需要如此的直接去打破自己的限制，而對小朋友來說，愚蠢一詞可能對他們來說已是很重的話，所以我需要更加小心用詞，但對於非英語為母語的人士來說，我學習的英文是以學術用為主，所以當我要比較平常或輕鬆的溝通時，有時會挺困難的，因為有時會用上一些學術比較專業的名詞、專業英文，這些我都需要調整去做作出解釋，兩種語言都有自己本身的難處，但用英文就會發現英語觀眾多數比較開明，這是我多年觀察所得。

Emily：你剛剛所分享的非常有趣，說明了你對於不同人士的了解，會用上不同的語言，同時你亦都說到，可以用到不同的語言為不同的群體賦權，想像用廣東話大叫不同的器官，我相信這是非常困難的，有沒有因為母語不是英文而有相似經歷呢？

Dawit：有，就像大部分香港人一樣，英文是我的第二語言。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有同樣的感受，尤其在工作上，我工作要教育小朋友或者大學生，所以必須要調整語言，用比較適切的字詞去教導讓學生理解，有時他們亦都會詢問例子，例如我們要教育小朋友今日的非洲是如何，我們會大概有一小時或者九十分鐘的時間去教育什麼是殖民，讓他們理解世界上國家，如果我問學生牙買加是否在非洲，他們一定會說是的，答案當然是不正確的，但這非常之難去解釋，因為當中含有很多重要歷史背景因素，影響著當地的歷史文化，就是因為這些文化，塑造了現今非洲國家及非洲人民的社會架構，歷史是很重要，不提歷史是一個不太適當的方法，都不是正確的方法，但我必需要教育這些概念的，因為很多教科書都會把沒提及，需要用不同的元素，例如遊戲、卡紙等等，去幫助他們理解明白現時非洲人民住非洲國家的人民及非洲僑民的關係，其實要同一時間或短時間內理解所有事情是非常不容易，對年長一點的學生或者會比較容易，也要小心我們說的話會不會產生刻板印象，要小心講述殖民的歷史及黑人的歷史，有時有些人會有自己的偏見，對其他人的刻板印象，所以確保有一個環境可以給予大家自由空間說話、問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跟他們暢談放鬆，讓他們放鬆同時，幫助他們建立認知，但你不希望讓他們產生刻板印象，我就曾經有如此的經歷，所以我很小心使用我的語言，當然語言每天改變，現在也有包容與共融語言，但我都需要學習理解，因為語言真的是每天在改變，我們與學生說話交流的方式都要包容。

Emily：很有趣，而且對於英文非母語者的我來說，非常認同，如Justin說，用英語的時候，或許亦都會用上另外一種性格，所以很重要的是，在語言上的面向有所不同，但不要違反真正的自己。

Dawit：很多都是這樣，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大部分的書都是由想要改變別人的人寫的，所以要他們會用上自己的意識形態，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經驗去解釋我們的經驗，其實不太正確，但還是在用英文，所以需要找到中立空間，分享我們的體驗，生計，而不是用他們的視野角度，而且這些書通常都給我們負面的描述。

Emily：聽上去就是個邏輯謬誤。正正就是推動你了你和非洲中心做這麼多有意義的事情，當然你剛剛提及，你並不是在主流教育上，但你依然努力，這是我非常欣賞的，我作為一個經常會去非洲中心，也不斷鼓勵學生經常去的支持者，我認為除了遊戲書、音樂和食物外，當然另外一樣很特別的就是，你們與別人溝通的語言，正正是這種語言打開了真實的文化交流，就像Dawit說的，推動他們問問題，我覺得這種問題的方式的效果，有如大聲勇敢說出性器官的名字。

Justin：對於Dawit剛剛說的我有想補充，就是讀寫能力這個概念，語言是一種但能夠用不同的字詞去解釋不同概念，所以對我們性教育工作者來說，我們都需要經常更新我們的文化詞庫，正如我剛提及，我現時主要服務移工家庭傭工及少數族裔，或用非華裔香港人稱呼他們，所以在我工作的過程中，我亦都會需要學印尼文或菲律賓文的專用名詞，以他們的語言幫助傳遞訊息、幫助他們理解，因為他們相對對性的認識，可能就因為信仰的限制或其他文化的限制，而比較少，所以我做資料蒐集時，我會進行得很詳盡，例如他們的婚姻法、婚姻權利、法律等等，讓他們理解什麼事情是可以做的，對於華裔來說，或者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我就有所有的資料、資源去教，例如你剛剛提及的殖民，如果我要教本地小朋友的話，我就會提及關於雞姦的去罪名化英國相關殖民資訊等等，這些處境情景都需要同一文化背景的觀眾，其他國家文化，又可以完全不

一樣，所以對我們教育工作者來說，就如你所提及的，必須要不斷更新我們詞庫、語言、用語等等。究竟我們如何將學習的融入至我們的教學方法及教學材料裡，我想矯正過去的錯事，尤其是以殖民角度去撰寫文章，或以東方思想去思考，所以我們必須要自己撰寫，我們有需要自己撰寫歷史，自己設計教學材料，以確保我們是正確教育兒童，因為所記錄的，都是真實遇上的亦都是現實，現實可以有好多面，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但我們傳播的訊息就是以客觀的方法去看對於性教育工作者，我們努力嘗試做的就是減低傷害，想教導公眾什麼是正確，你可以做什麼、什麼時候需要尋求幫助，等等，其他文化對性的認知，我或者沒有太多的認識，所以非常重要的一是，在現今教育一

Emily：所以你剛剛說的是，你如何用相關語言為人充賦權呢，你是在性教育工作方面，對於黑人文化這個部分，應該如何了解，因為這部分依然是非常小眾，請容許我這樣說，也走得很前。作為個體及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你視自己為小眾嗎？

Dawit：當然的，法律上我就是少數族裔，文化也是比較小眾，由於我的教育工作是做跨文化學習，將少數族裔的文化，帶到香港主流文化，需要學生明白，譬如想學生了解印度，或者你需要帶上你的朋友與學生活動，然後創造空間讓他們自由分享、交流他們的文化習俗傳統等等，以不同語言、不同形式去教育他們。當然我做的事情，我的文化身份、我的背景都將我列為香港的少數族裔，語言亦將也將我分為少數。剛剛亦都提及因為是跨文化學習，只從語言上考慮文化敏感度是不足夠的，參與者想體驗其他人的文化，可以以食物，舞蹈，或者你在其他人身上學到的，以這些方面去創造環境予參與者，就可以得到真實實在的感受，有時語言不是必要，因為文化表達不單可透過語言，亦可以透過繪畫、戲劇，很多不同的形式，分享文化及傳統習俗，當然這視乎你能否創造這樣的學習空間，如果做到的話，可以有一輩子的影響。

Emily：說得太好了，你剛剛形容的體驗，參與者其實創造了自己一個小項目，去得到自己對不同事物的理解、認知，以此作為起點，慢慢發大，變成更多的理解。

Justin：對，正正因為我們活在交織世代，有時是很難定義究竟什麼是小眾，究竟社會地位又會否影響我們的小眾地位，譬如，性向，能力。我覺得在這個世代，小眾某程度是受歡迎的意思，小眾有自己的市場，市場很小，所以你可以有支配權，而且有空隙及話語權，開始有人想了解你的看法等等，主要是因為我們都被視為社會上邊緣化的部分，而這身份其實令我們更加強，有更多的空間，讓大眾更願意給我們空間去說真話，正正因為我們是小眾，其實給了我們很多的機會，人們會邀請我們講講座、說說一些特定主題，或幫助他們去轉變教育，糖不甩有受邀舉辦老師工作坊，是因為我們在香港是少數的性教育工作，都被稱為所謂的小眾，但就是因為這個小眾，但同時其實很難讓香港政府或公營機構去聆聽理解我們，他們可能會說，他們沒有資源去支持這些方面，雖然小眾，但有小眾都有聲音及生存空間。

Emily：非常正面，說真的，小眾這個名詞或許只給了你好的一面及好的起點，讓你可以重新學習或者改正以往錯的事情，我相信這亦是你們兩個人的核心目標，今集的播客暫時結束，而下一集我們將更深入探討你們

的教學，多謝你們收聽，下集再見。